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五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齊魯交兵表

夫子有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嗚呼夫子稱到于今  
則知此言非特予管仲并予晉文愚嘗觀于齊魯之  
故而歎春秋之天下不可一日無晉晉伯息而齊魯

俱受其敝矣何則霸之局非管仲與齊桓不能創而非晉則不能維持以至于百年齊桓之世天下之所賴者唯齊齊桓既沒魯之所患亦唯齊齊桓之子孫至春秋之末凡八九世獨惠公稍安靜而景公有志爭伯觀釁而動故二公之世齊魯爭鬪差少其餘若孝公懿公頃公靈公莊公類皆如猘犬之狂噬而悼公之世國已制于陳氏好以其君惡于諸侯故其時魯一有齊難則乞師于晉晉師出而魯得安枕者數

十年迨晉稍有間或新君初立未遑諸侯之事則齊患復起故齊之於魯如切膚之錮疾不時間作所藉以為扁鵲者唯晉晉伯息則魯無所控愬故晉文之未興也僖公至以楚伐齊晉伯之既去也哀公至以吳伐齊夫至以吳楚伐齊天下幾無復有中夏此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袵之懼也世徒見夫子有譎正之言謂聖人或伸齊而抑晉畧晉文之功而不錄豈識春秋之旨哉夫桓公一匡天下而其子孫首壞其法

狼貪鼠竊晝伏夜行賴晉承齊桓之業整飭者數世至  
晉伯衰而齊弱魯魯亦能乞師以弱齊齊魯交相敝而  
吳楚得橫行于天下夫子立定哀之世親見昭公娶于  
吳矣哀公會吳伐齊至齊弑君以說矣至吳晉爭長黃  
池而齊桓一匡之緒吳且分其半夫子蓋心傷之而要  
非齊桓則不能創其局以貽晉夫子所以獨歸功於管  
仲者以此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夫惟桓文並稱此  
夫子之所為到於今也輯春秋齊魯交兵表第三十五

桓十年冬十桓十三年春桓十五年夏桓十七年春莊九年夏公

二月丙午齊二月公會紀五月公會齊正月丙辰公伐齊納糾齊

侯衛侯鄭伯侯鄭伯已侯于艾會齊侯紀侯小白入于齊

來戰于郎及齊侯宋公高氏閔曰魯書與齊絕矣盟于黃夏五左傳桓公自莒先入

左傳初北戎衛侯燕人戰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月丙午及齊陳氏傅良曰凡納所宜納

之鄭忽有功齊師宋師衛復通好焉彭師戰于奚皆不書必不

侯使魯次之師燕師敗績此故春秋志左傳盟于黃書襄公吾讎

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殺梁傅其不主之以齊侯為平齊紀也也而納其亡

師于齊齊人地于紀也素左氏以為懼齊之見圖是納不宜納

以衛師助之胡傳趙匡考父之盟謀定每為之備而也  
此為齊魯交據經文內兵許此說極謬齊人多詐故趙氏與權曰  
兵之始則以紀為主鄭氏王謂隱為此盟示之魯莊之伐齊  
季氏本曰齊欲而先于鄭外十一年入許以不疑俾紀  
吞紀與鄭衛合兵則以齊為之役齊魯鄭弛怠而不我  
魯則專意援主而先于宋也今許叔乘慮是以尋盟移此為復讎  
紀者也三國獨取穀梁之鄭亂以復其既退魯遂與之師則可矣  
來戰蓋為此說蓋齊紀世國齊魯不興齊戰于奚二春秋書其故  
爾考魯以援讎齊人合三師問罪足矣年齊遂遷紀以其非讎齊  
紀之故與齊國以攻紀魯安得反為之趙氏鵬飛曰汪氏克寬曰  
不親自齊鄭鄭援絕而與會以定其位趙氏鵬飛曰汪氏克寬曰  
如紀之後與戰戰而地駁得極有理黃之盟齊蓋小白繫齊而  
魯不相通已子紀也不然蓋是年為襄公以強之故春小白當立而  
六年矣何由紀懼滅亡不公元年襄公以強之故春小白當立而  
至齊為班耶暇何敢將兵舊嘗通其妹盟而夏有是糾不當立明  
卓氏爾康曰越國助魯鄭至是齊魯絕戰焉矣魯莊忘讎

齊惡魯為紀以結怨乎  
謀難則主兵呂氏大主曰  
者齊也鄭與桓公既無所  
齊同如紀者以固紀之道  
衛又與齊昏而徒挾鄭以  
命於蒲故三戰幸而勝齊  
國來戰不知所以促艾而  
索隱公之始紀之亡在此  
魯與齊鄭為迨夫紀懼亡  
一黨而桓公不給然後為  
初立以寡戡黃之盟求以  
懼見討以賂安紀亦晚矣  
結鄭以昏求吳氏澂曰昔  
齊與二國尤鄭莊助齊謀  
親未嘗相戰紀今魯桓數  
伐也至是齊為鄭會宋繼  
被其災曰會紀蓋恃前日而會齊師伐

欲圖紀而紀又同鄭伐宋者外為志春  
為魯姻其來鄭屬德魯故秋特書于齊  
戰當以此故助魯救紀而襄之首年見  
左氏之說非悉反其父之襄公之乘喪  
也齊為大國所為為會絕無人  
小嫌而遽為  
興師明年春  
正月三國盟  
于惡曹孫氏  
復曰謀魯也  
孫氏覺亦謂  
以新勝魯而  
結好亦是齊  
為主合二國  
以謀紀懼魯

弄為可哀也  
愚昧受齊玩  
理而魯桓之  
為會絕無人  
為會絕無人

之盟謂齊衛四年而親  
能屈已與和與齊侯為狩  
或能存紀為五年復會齊  
魯推愛耳豈伐衛納朔抗  
知齊襄行同天王之命六  
狗彘其邑藏年而納齊人  
禍心別有在來歸衛賈納  
何有子一紀篡弑之賂七  
魯桓至是亦年而姜氏會  
可以省矣猶齊侯于防于  
復不悟明年穀八年而治  
遂及夫人如兵圍郕郕降  
齊卒蹈其禍齊師至襄公  
不知其十五之見弑而後  
年邀魯會父已其于弑父  
之時其蓄謀之讎奔走惟

為之援爾經  
惟書三國而  
左氏增入一  
宋尤非

莊九年八月

莊十年春正

夏六月齊師

莊十三年冬

莊十九年秋

全為此墮其命不啻前子  
機械患起宮之于假父屠  
振豈不哀哉弱極矣至齊  
桓公之世齊君弑國亂反  
魯交兵凡三納其亡公子  
專為存紀一以為德躬御  
案戎旅戰于乾

時戰于長勺  
兵敗不悔何  
怯于復讎而  
勇于助亂若  
是哉是後世  
唐中宗之流  
亞也

庚申及齊師月公敗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會齊侯盟公于結媵陳

戰于乾時我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于柯人之婦于鄆

師敗績胡傳左言齊師伐我經不乘邱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桓圖伯必先遂及齊侯宋

左傳公喪戎書伐意責魯公盟冬齊人

路傳乘而歸也趙氏匡曰內金氏賢曰觀于假曰宋師以義動諸侯宋人陳人伐

敗不書此書長勺之勝則不整可敗也我西鄙

者納讎喪師魯與齊戰魯宋敗齊必還必先得魯北

以惡內也趙氏鵬飛曰使莊公移乾許自雩門竊蔡邠皆至猶杜氏預曰結

春秋內戰未時之戰于魯出蒙臯比而未有魯也至在鄆聞齊宋

有書敗績者桓遇弑之時先犯之公從公與盟而齊有會去其本

皆為之諱也移長勺之戰之大敗宋師伯成矣反稷職遂與二君

今莊公內忘于齊襄未死  
父讎而外為之日則勝敗  
齊納不當立俱榮乃不用  
之君其罪已之復讎而用  
甚尚何足為之以納讎人  
諱或者謂以之予可勝歎  
我伐齊為有哉  
復讎之名故  
聖人與之不  
諱其敗噫莊  
所納者讎之  
子而名為復  
讎有是理乎  
汪氏克寬曰  
春秋凡言敗  
者是勝彼言

于乘丘齊師  
乃還  
杜氏諤曰公  
不能復讎而  
反納于糾以  
啓齊之寇又  
侵宋以眾其  
敵致二國同  
次于郎公雖  
敗宋不足為  
美

李氏廉曰齊  
之忿魯始于  
子糾之納宋  
之忿魯始于  
公之侵而其  
僖二十六年

之會而為北  
杏忘長勺之  
敗而為柯盟  
桓之所以能  
為諸侯主也  
案自柯盟之  
後齊桓倡伯  
魯無役不從  
兵爭息矣惟  
十九年有三  
國之來伐則  
以責魯不恭  
故魯方聽命  
方聽命恭其  
事故來伐

程子曰齊桓  
始伯責魯不  
恭其事故來  
伐之臣于送  
已女為媵而  
遂

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也故奚與升陘之戰實敗也皆不書敗績為公諱也此獨不諱敗者以莊忘父仇而納仇人之子惡之也季氏本曰莊公輔邪奪正志在必爭乾時之戰書及在魯以見齊

實則齊桓執宋以圖伯也案莊公之初齊魯交兵凡四專為納糾一案

孝公新立銜怨而與魯為盟不恭也是公追齊師至鄆難使我西鄙計莊十三年至此凡歷四十八年

與伯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婦而輕慢之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李氏廉曰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共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于齊矣

人本不欲戰而魯決求一逞也

僖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冬公以楚師僖二十八年文十五年秋

春齊人侵我北鄙伐齊取穀秋公子遂如齊人侵我西

西鄙公追齊

左傳衛人伐齊洸之盟故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

齊

鄙

師至鄆弗及

也

楚乞師臧孫許氏翰曰齊高氏閔曰齊

自孝公立與商人篡弑又

左傳討是二

盟也

之伐齊宋冬

魯好絕比相執我命大夫

討魯與衛為洸向之二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

有城濮之勝反加兵于我昭公復與公故貶而人之

趙氏鵬飛曰：顧之戰，孝公將入而魯救之，有怨宜也。然于十九年，既為齊之盟，固當已釋然。魯與齊向為甥舅，魯恃盟而無慮，齊之心，孝公乃因其不備而潛師略于西鄙，故書人以見其惡。

易牙奉之以同踐土之盟，為魯援楚申故公遣大夫公叔侯戍之，聘之。張氏洽曰：杞高氏閔曰：齊伯姬來而入，人加兵于魯，伯姬之怨釋公，魯欲報之，當杞之怨釋公，請命于天子，遂如齊而安可遠引射，取穀之憾解，狼之楚以伐伯權之立如，親鄰之國乎，此此師子所，李氏廬曰：齊謂功之首也，魯之爭自盟，吳氏澂曰：魯柯以來未之，以楚師伐齊，有也，于是再取穀幸而孝，見者天下無公過卒未及，伯也，推其事報怨，晉文既。

吳氏澂曰：魯無得罪于齊，齊之興師無名，故曰侵。

迹乾時長勺伯齊魯俱為  
之兵由于納受盟之國則  
糾而西鄙北齊不敢背晉  
鄙之怨始于盟而報怨故  
救齊本非有魯使聘齊講  
深憾者然桓好而釋前怨也  
公卒能屈已棄自踐土之  
于柯盟而孝盟後晉文倡  
公不知自反伯齊魯俱受  
構怨連兵遂盟約兵爭復  
使楚人得乘忽矣三十三  
間而肆其毒年而公朝齊  
孝公之隆先因晉文既卒  
業宜哉欲改事齊也  
索僖公之世自後魯事齊  
齊魯交兵凡益恭至文十

三則專為無五年而齊商  
虧一案自僂人侵我西鄙  
十八年爭立兵爭復起則  
至此猶結怨專為子叔姬  
不已甚至乞一案計僂二  
楚師伐齊不十八年至此  
怨齊桓據楚凡歷二十一  
之功且引盜年  
入室冠履倒  
置甚矣幸而  
晉文勃興諸  
侯俱受盟于  
踐土而齊魯  
復和天下其  
哉可一日無伯

冬十二月齊文十七年夏成二年春齊六月癸酉季襄十五年夏

侯侵我西鄙四月齊侯伐侯伐我北鄙孫行父臧孫齊侯伐我北

遂伐曹入其我西鄙六月齊頃不義于許叔孫僑如鄙圍成公救

郭癸未公及齊四鄰諸侯皆公孫嬰齊會成至遇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盟于穀魯宣以援立晉卻克衛孫杜氏預曰遇

侯不能也遂杜註西當為惠公之好而良夫曹公子不敢至成

伐曹入其郭北蓋經誤折節事齊末高氏閔曰衛侯在齊季孫

討其來朝也左傳十六年晉其叛齊之首及齊師戰宿為戚之會

高氏閔曰商春正月及齊跡已顯然矣于韋齊師敗以定衛而齊

謀伐之晉取侯于陽穀請兵于魯者冀  
賂而還由是盟齊侯不肯魯之猶未絕  
商人知諸國曰請侯君問齊也既而成  
之無能為益六月戊辰公立臧孫許將  
無顧忌一歲使襄仲納賂及晉侯盟于  
再伐魯惡魯于齊侯盟于赤棘始知魯  
而及曹暴橫鄭丘是年夏決意事晉故  
甚矣復伐我北鄙有北鄙之伐援枹而  
李氏庶曰齊襄仲請盟六馬從之齊師  
魯之爭齊桓月盟于穀案齊自懿公  
未伯之先有高氏閔曰齊受盟之後旋  
長勺次郎之猶以公不親復被弑而魯  
役晉文未伯盟復來討而宣亦以弑立  
之先有至鄆齊公出盟之故求援于  
取穀之役至案魯至此屏齊終宣公之  
此而齊三弱弱甚矣當討世曲事齊惠  
賂以紀顯王

績

鄙以此之故

李氏庶曰此  
齊之弱魯第  
五役也自鞏  
戰之後齊兵  
不至魯者三  
十餘年則以  
畏晉之故也  
于再見晉  
悼衰矣三年  
之間伐魯者  
六而有同圍  
之師

魯矣雖以子  
叔姬無寵之  
故實由晉伯  
之不振也

魯人執子叔姬之罪乃喋而末絕也至不可魯衛諫	其侮三年之而齊魯兵端實我得其國	中三受伐而復起幸是年紓于難其榮	再乞盟請盟六月晉即有多矣晉人許	不可而至於約	賂使其臣盟不至為患計齊國佐盟于	不可而終至	親盟明年商此凡歷二十年	人復戒師期	使無申池之	禍則兵又至	魯皆由文公	內寵敬嬴外	任襄仲置國
至頃公初年	齊魯兵端	是年紓于難其榮	六月晉即有多矣晉人許	約	不至為患計齊國佐盟于	終至	此凡歷二十年	期	之	至	文公	外	國
魯與地晉人	曰子得其國	紓于難其榮	多矣晉人許	齊之秋七月及	齊國佐盟于	袁婁使齊歸	我汶陽之田	成公之世齊	魯交兵凡二				

事于不問所以至此魯之弱文公為之

也

文公之世齊魯交兵凡三

襄十六年三秋齊侯伐我

襄十七年秋冬邾人伐我襄十八年秋

月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侯伐我北南鄙

齊師伐我北

北鄙

家氏鉉翁曰齊叛晉而屢

鄙圍桃齊高

左傳為齊故也

鄙

高氏閔曰是

以兵加魯欲

厚帥師伐我

王氏葆曰魯許氏翰曰四

時齊益強有戰其志蓋在前年北鄙之于爭伯也

北鄙圍防

之四鄙而莒年之中六伐其東齊伐鄙而四圍邑其北邾伐其又縱邾莒以

伐為莒伐我  
邾實附齊故  
亦伐我南鄙  
晉會溴梁以  
討貳莒邾畏  
晉往會而齊  
獨不至晉執  
二君以歸齊  
乃益復伐我  
三年之間齊  
師五至于魯  
矣

冬十月公會襄二十年秋

襄二十四年

襄二十五年

定七年秋齊

左傳齊人以  
其未得志于  
我故秋齊侯  
伐我北鄙圍  
桃高厚闕臧  
紇于防  
冢氏鉉翁曰  
自韋之戰齊  
屈于晉而內  
懷不平每欲  
釋憾于魯以  
致晉師故今  
君臣異道而  
進

南魯之微弱  
可知矣三家  
分政民不知  
有君也

助其虐諸侯  
陵暴未有若  
是之甚者也  
是以動天下  
之兵幾亡其  
國

晉侯及諸侯

叔老如齊

春仲孫貜帥

春齊崔杼帥

國夏帥師伐

同圍齊

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

師侵齊

師伐我北鄙

我西鄙

左傳冬十月

禮絕今復繼

左傳晉故也

左傳報孝伯

詐氏翰曰東

會于魯濟尋

好息民

高氏閔曰齊

趙氏與權曰齊

夏諸侯惟魯

渙梁之言同

王氏葆曰齊

之代晉取朝

莊連歲用兵伐

事晉故齊伐

國齊齊禦諸

屢陵魯及是

歌也魯使叔

衛伐晉伐莒

宋氏鉉翁曰

平陰晉人使

年之澶淵而

孫豹救之無

伐魯三年之

昭公流離顛

司馬斥山澤

始平今叔老

功故孟孝伯

間魯弗之戴

沛惟齊景是

之險而疏

之修聘欲固

至帥師復為

而授兵于

依如是五六

陳之與曳柴

齊好也

晉報焉

好亂之夫宜

年卒不能為

而從之齊侯

齊好也

素自襄十八

其終不免于

之出偏師問

見之畏其衆

齊好也

至平陰之役

禍也

意如之罪今

也乃夜遁十

齊好也

至此凡歷七

襄之世齊魯

乃興無名之

一月丁卯朔

齊好也

年

襄之世齊魯

乃興無名之

八平陰遂從  
齊師齊侯駕  
將走郵棠太  
子抽劒斷鞅  
乃止

交兵凡九千師而加魯失  
齊歷二君靈方伯之道矣  
公七年莊公二李氏廩曰自  
案是年五月襄二十五年  
崔杼即弑莊崔杼伐我之  
而立景公會後四十餘年  
諸侯于夷儀兵不至魯至  
伐齊齊人以是再見則以  
莊公說由是晉伯之不復  
兵爭復息景振也國夏兩  
公即位有志伐晉救無功  
與晉爭伯觀于是而及齊  
釁而動直至平矣  
定七年與晉  
爭魯而國夏  
帥師伐我西

定八年春正

二月公侵齊

夏齊國夏帥

定十年春三

哀八年夏齊

月公侵齊

杜氏預曰未得志故

師伐我西鄙

月及齊平

人取讎及闡

杜氏預曰報

孫氏復曰公

公會晉師于

范氏甯曰平

歸邾子益于

國夏之伐也

一歲再侵齊

瓦

齊之怨

邾

張氏洽曰魯

以重其怨甚

左傳齊伐我

齊以魯事晉

公羊傳外取

陽虎用事用

矣

西鄙晉士鞅

七年八年兩

邑不書此何

兵無法故以

趙鞅荀寅救

伐魯魯亦兩

以書以賂齊

我公會晉師

侵之此時用也

曷為賂齊

鄙計裏二十五年至此凡歷四十五年

于瓦  
杜氏預曰將  
來救我公往  
會之救不書  
齊師已去  
定公之世齊  
魯交兵凡四  
則以齊景爭  
伯一案

魯惟平齊從  
晉為第一要  
務書及齊平  
見魯之睦鄰  
非復前日之  
用兵矣孔子  
用魯其施為  
如此  
案是年孔子  
相會夾谷齊  
人服義而歸  
魯田兵爭息  
矣至哀八年  
而季康子以  
伐邾啓黷致  
齊來伐取讎

以邾婁子益  
來故也  
杜氏預曰不  
書伐兵未加  
而魯與之邑  
何氏休曰邾  
婁齊與國畏  
為齊所怒而  
賂之  
范氏甯曰魯  
前年伐邾以  
邾子益來益  
齊之甥畏齊  
故賂之

哀十年春三哀十一年春夏五月公會  
哀十五年冬哀二十年夏

月公會吳伐齊國書師師吳伐齊甲戌及齊平  
會齊于廩丘

齊伐我戰于艾陵齊

左傳春成叛于齊孟武伯

左傳八年齊左傳齊為鄭師敗績獲齊

伐成不克冬及齊平乃歸

侯使如吳請故伐我及清師將以伐我魯師及齊師國書

乃歸邾子秋戰于邾師入

七月及齊平齊軍右師奔左傳為邾戰

冬齊人歸護齊人從之陳故公會吳子

及聞兵端復起計自定十年至此凡歷十有四年

及闢且辭師	于吳吳子曰	昔歲寡人聞	命今又革之	不知所從將	進受命于君	九年冬吳子	使來傲師伐	齊十年二月	公會吳伐齊	南鄙師于鄆	齊人弑悼公	赴于師	案魯以虐邾	之故致吳齊	交伐魯賂齊
權陳莊涉泗	孟之側後入	以為殿林不	狃徐步而死	師獲甲首八	十齊人不能	師宵謀曰齊	人適是役也	內有用牙于	齊師故能入	其軍	王氏樵曰前	此無兵及近	邾者八年吳	師克東陽而	進次于泗上
伐齊五月克	博士申至于	嬴甲戌戰于	艾陵大敗齊	師獲國書公	孫夏閭邱明	陳書東郭書	革車八百乘	甲首三千以	獻于公	哀公之世齊	魯交兵凡四	則以伐邾一	案而齊魯交	兵亦止于此	

而不及吳故此年齊師在  
齊得地而辭清冉于請一  
師于吳吳人于守二于徙  
遷怒移伐魯公禦諸境不  
之師以伐齊可居封疆之  
且徵魯會伐間不可一子  
夫齊以受平師背城而  
之故而歸讎戰孟氏始黽  
闡之地則齊勉以右師從  
于魯為有恩從而又後戰  
矣以辭師之而先奔是時  
故而吳遷怒政在季氏生  
伐齊則齊之事起釁故二  
受伐為魯所家不肯同力  
累矣魯不能前之吳師後  
拒吳之請而之齊師召之

居然反噬惟使來直至傳  
強是從致齊國都而止兩  
弑君以說此書伐我見魯  
何理乎皆由之益衰也

齊陳子之狂

季而公坐受

不義之名耳

哀二十一年哀二十四年

秋八月公及臧石會番師

齊侯邾子盟伐齊取廩丘

于顧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六至

詳校官侍郎<sub>臣</sub>李封

給事中<sub>臣</sub>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嵇承志

謄錄監生<sub>臣</sub>蔣錦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六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魯邾莒交兵表

嗚呼余觀春秋之世而知封建之為禍烈也魯與邾  
莒僻處一隅非有關於天下之故然魯虐邾莒莒滅  
向滅邾邾滅須句滅邾而其後皆為魯所吞併最後  
以邾子益來幾亡邾矣賴吳越而得復中間仗桓文

之霸扶持綿延二百餘年迭相攻伐而斯民之塗炭亦甚矣蓋嘗綜其始終而論之魯邾莒之事終春秋之世凡三變何則魯立國于兗州之曲阜其南則邾其東則莒地小而偏其勢不得不爭然邾列在附庸而莒介于蠻夷故春秋之初魯嘗凌邾而畏莒隱桓皆再盟邾而再伐邾邾不敢報而莒則隱與其微者盟于浮來矣莊以叔姬女其大夫矣隱桓莊三世魯莒未嘗交兵至僖公首年一敗莒師旋即再盟洮向

以弭其隙而邾則僖公之世戰伐無已則以邾近而  
莒差遠邾弱而莒差強故也至文十二年季孫行父  
城鄆而爭鄆之禍起襄四年魯請屬鄆而莒即滅鄆  
而爭鄆之禍又起當其時晉悼興霸羣侯方屏息聽  
命魯以禮義之國兢兢焉軌於法度罔敢凌虐弱小  
而邾莒反恃齊靈而肆橫十年之間莒四伐我而邾  
再伐我魯凡十六年不伐邾反為脩平以講好蓋邾  
莒倚齊以軋魯魯之所恃者晉晉遠不若齊之近又

是時晉方以楚鄭為事無暇理邾莒蓋倚人立國彊弱隨時理固然也至昭之元年而莒有亂季孫以大盜竊國取鄆不已旋而取鄆不已旋而取邾而邾則連歲四納其叛人昭公以後莒不復見哀之世無歲不與邾為難竟俘其君以歸獻於亳社陵蔑弱小之禍至此極矣嗚呼以邾莒之密邇于魯而得終春秋之世不亡者以大國林立環視而莫敢先動然其民之死于戰爭已不可勝數故欲復周初方伯連

師興師討伐之制不若易後世郡縣寓內守令迭更之制雖有殘暴不軌為生民害者馳一尺符則虐燄頓息孰與夫興師討罪有抗拒之禍甲兵之慘哉春秋列國之爭可前鑒矣輯春秋魯邾莒交兵表第三十六

邾

李氏廉曰春秋內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邾者一邾在魯之宇下

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絕書如此

隱元年三月

隱七年秋公

桓八年秋伐

桓十五年邾

桓十七年二

公及邾儀父

伐邾

邾

人牟人葛人

月丙午公會

盟于蔑

左傳為宋罰

孫氏復曰不出主名微者

來朝

邾儀父盟于

左傳公攝位

胡傳宋先取

也

黃氏震曰旅

趙

而欲求好于

邾田故邾人

高氏開曰桓

朝諸侯朝天

左傳尋蔑之

邾故為蔑之

入其邾魯與

自戡立恃其

子之禮故貶

左傳尋蔑之

盟魯盟邾一

儀父則元年

強惡以陵小

稱人

盟也

盟于蔑矣邾

國小國皆畏

邾朝魯一

家氏鉉翁曰

何罪可聲特

而從之故紀

隱公立之始

託為解說以

邾鄆穀滕杞

年即為蔑之

伐之爾

或朝或會惟

盟至桓公十

張氏洽曰苟  
欲悅宋而忘  
蔑之盟

邾恃舊好而  
不顧至是始  
伐之  
趙氏鵬飛曰  
儀父蓋知義  
者也隱有遜  
于乘之心則  
即位三月而  
即來盟桓有  
弑逆之惡則  
定位八年而  
猶不至桓公  
憤其然故無  
故而伐之然  
邾終不肯即  
至直至十五

春秋大事表

有七年始復  
為此盟蓋篡  
國之君儀父  
惡而遠之八  
年為魯所伐  
十五年乃與  
牟葛俱朝猶  
曰尋蔑之盟  
儀父之不荀  
有所附可見  
汪氏克寬曰  
下書伐邾則  
趙盟不待貶  
而惡自見  
魯盟邾二

四

秋八月及宋閔二年夫人僖元年公敗僖二十一年僖二十二年

人衛人伐邾姜氏孫于邾邾師于偃冬公伐邾春公伐邾取

左傳宋志也案是年八月胡傳八月擣左傳須句風

須句

汪氏克寬曰慶父弑閔公之會公與邾姓也夏邾人

隱桓皆盟邾哀姜與知之盟九月即敗滅須句須句左傳反其君

而背盟皆以成季以僖公邾師于偃直子來奔成風焉禮也

宋故以國君適邾共仲奔書其事而義為之言于公高氏閔曰歸

之重而其心莒乃入立之自見者也冬公伐邾其君使為我

無所適主尚哀姜孫于邾高氏閔曰邾魯伐邾五附庸也為我

足貴乎齊人取而殺受姜氏公不魯伐邾五附庸則是我

年因年葛之來不得已而與之俱朝

魯伐邾二

張氏洽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一年之內蓋其為人潰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宜其不踰年即見殺于齊也魯伐邾三

之夫僖公與姜氏所以俱適邾者以莊公與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未嘗交兵為相好之國欲藉以託庇也邾既受僖公盟在魯由莊公則不宜復受姜氏所以達僖之怒而明年即有偃之役

請于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魯敗邾四案隱桓之世邾魯有怨背盟在魯由莊公則不宜復受姜氏所以達僖之怒而明年即有偃之役故詐敗其師背大國之盟結小國之怨

取之也張氏洽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陘之冠魯伐邾六

秋八月丁未僖三十三年

秋公子遂帥

文七年春公

三月甲戌取

及邾人戰于夏公伐邾取

師伐邾

伐邾

須句

升陘

訾婁

張氏洽曰僖公懷升陘之

左傳問晉難

左傳寘文公于焉非禮也

左傳邾人以

左傳以報升

忿以晉文方

案是年為晉

杜註僖公反

須句故出師

陘之役薛氏

伯而未敢興

靈公之元年

其君之後邾

公卑邾不設

季宣曰升陘

報復之師今

方與秦為難

復滅之今邾

備而禦之戰

之役十歲矣

晉文方沒秦

汪氏克寬曰

文公子叛邾

于升陘我師

邾未始侵伐

狄內訌故君

僖公雖曰私

在魯故公使

敗績邾人獲

我也夏公伐

臣間有事而

其母家猶假

為守須句大

公甯懸諸魚  
門  
案隱桓嘗伐  
邾邾未嘗敢  
報怨今以須  
句故而大挫  
魯師則以前  
日之所爭者  
虛禮而今日  
之所爭者土  
地也觀此則  
僖公之取須  
句非有崇祀  
保寡之公心  
直貪其土地  
而已矣

邾取其邑秋  
公子遂又伐  
之無名甚矣  
趙氏鵬飛曰  
僖公在位三  
十三年敗邾  
者三親伐邾  
取邾邑者二  
又以公子遂  
帥師伐之蓋  
邾本魯附庸  
自列五等為  
諸侯不屈于  
魯故魯必欲  
服邾邾終不  
服也

交伐以取利  
家氏鉉翁曰  
齊桓之沒宋  
楚爭霸魯乘  
之以伐邾歲  
至于再今晉  
丈方沒秦晉  
交兵魯又乘  
之而伐邾歲  
至于再每乘  
伯國之多事  
而侵陵小國  
魯伐邾八

記公義丈公  
乘伯主之喪  
貪土地而舍  
逋逃其罪益  
甚  
魯伐邾九

夫  
孫氏復曰惡  
再取也僖二  
十二年伐邾  
取須句後其  
地復入于邾  
遂城郛  
杜註備邾難  
汪氏克寬曰  
文公以邾叛  
臣守須句之  
地心有嫌焉  
故城內邑以  
防邾師之至

邾伐魯一

魯伐邾七

文十四年邾

宣元年秋邾

宣十年公孫

成六年邾子

成十八年邾

人伐我南鄙

子來朝

歸父帥師伐

來朝

子來朝

叔彭生帥師

黃氏仲炎曰邾自僖文之

邾取繹

汪氏克寬曰蓋成公即位

左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

伐邾

世嘗與魯抗

薛氏季宣曰文公時邾魯

而始朝也邾朝魯三

邾朝魯四

趙氏鵬飛曰

反朝之非畏魯乃畏齊也

立而邾子首

僖公之世疾

齊悅魯之利

朝之自是絕

于邾也深矣

邾畏齊之壓

迹魯庭者又

文公復脩舊

趙氏鵬飛曰

伐之

十年故歸父

邾取須句又

邾自僖文之

城部以備之  
然十三年遂  
除卒而邾復  
來赴邾之弱  
不敢為憾也  
至是公如晉  
踰年而反邾  
蓋伺魯之隙  
而伐我南鄙  
不知公之既  
至也兵未返  
而叔彭生帥  
師伐之其報  
怨速哉  
邾伐魯二  
魯伐邾十

世屢為魯虐  
至是因宣公  
之立而求成  
焉故來朝  
邾朝魯二

汪氏克寬曰  
宣公之為此  
者蓋以晉伯  
之不振而強  
齊為之援耳  
如碩鼠敗人  
之不見而竊  
食益益觀下  
書歸父為邾  
故如齊則魯  
之為魯可知  
矣  
魯伐邾十一

襄元年邾子

襄四年冬臧

襄六年冬叔

襄十五年秋

襄十六年晉

來朝

鮑侵邾敗于

孫豹如邾

邾人伐我南

人執莒子邾

季氏本曰邾

狐貍

不見經

左傳穆叔如

邾

子以歸

子去年朝魯

今襄公新立

故復來朝以

賀之

邾朝魯五

左傳冬十月

邾人莒人伐

鄆臧鮑救鄆

侵邾敗于狐

貍國人逆喪

者皆髻魯子

是乎始髻

案是年冬公

如晉聽政請

屬鄆故邾莒

高氏闕曰公

初即位邾子

來朝四年有

狐貍之戰至

是往聘脩平

以無忘舊好

李氏廉曰春

秋書魯聘邾

止此一條

案自入春秋

左傳使告于

晉晉將為會

以討邾莒晉

侯有疾乃止

冬晉悼公卒

遂不克會

王氏貫道曰

邾属于齊而

黨于莒齊莒

來伐故邾亦

左傳以我故

伐鄆而臧紇救之遂致敗而明年臧紇也魯為邾報怨魯亦未嘗請平于邾屬鄆之言而敗而明年臧紇也魯為邾報怨魯亦未嘗請平于邾屬鄆之言而之會魯與邾至死大受挫懼晉人之來莒皆與不聞納聘而脩好請兵以討邾與師報怨者豈非畏強陵莒而反與邾以晉悼之伯弱顯然可見脩好晉亦方方或不敢梗盟會而擅相者乎蓋畏悼以楚鄭為事盟會又不請公之嚴明不十年之間凡征伐又不請公之嚴明不十年之間凡于晉以討邾敢背盟侵伐十餘盟會魯莒者以饒於又不敢明言與邾莒咸在是月諸屬鄆其故諱言其聲莒于大旋以鄆之故邾故諱言其聲莒于大而為邾敗慚敗而更與講肆獨撫几四

其言之不售	和以匿其迹	侵東鄙而邾
而羞見晉君	使若今日之	亦效尤鋒起
臣故且隱忍	脩聘為報元	則皆魯之太
諱之不告敗	年之來朝中	弱為之招也
魯史不載故	間若無狐駘	回視僖文之
經亦莫得而	之事者知此	世屢加殘暴
書也觀明年	則知經文所	而不知止者
夏穆叔觀鄆	以不書之故	不較若兩轍
太子于晉以	矣謂夫子削	乎
成屬鄆藉使	之者妄也	郭伐魯四
告狐駘之敗	又案此年襄	
何以能屬鄆	公甫十歲季	
乎旋即以屬	孫行父卒而	
鄆為不利使	仲孫蔑為政	
鄆大夫聽命	專務睦鄰故	
于會又明年	多通使列國	

而鄆即為莒  
所滅晉人之  
來討邾莒之  
爭鬪皆以屬  
鄆之故一時  
可謂掩耳盜  
鈴之計矣  
邾敗魯三

不獨一邾也  
蓋前日之構  
怨行父主之  
此日之脩平  
茂主之孟孫  
賢者以解仇  
釋怨繼好息  
民為事惜乎  
其為政不久  
甫三年而即  
及叔孫豹弱  
三年而即及  
季孫宿至襄  
十二年而遂  
有入郕之役  
矣使獻子常

執政何至與  
邾莒交兵無  
已哉

襄十七年邾  
襄十九年諸  
襄二十年仲  
襄二十一年  
襄二十三年

人伐我南鄙  
侯盟祝柯晉  
孫速帥師伐  
邾庶其以漆  
夏邾畀我來

左傳為齊故  
也

人執邾子取  
邾

閭邱來奔  
奔

高氏閔曰邾

邾田自激水

左傳邾人驟

左傳季武子  
家氏鉉翁曰

之先君以伐

左傳以其伐

至以諸侯之

以公姑姊妻  
魯受庶其二

魯為晉所執

我故遂次于

秋孟莊子伐

之案是時公  
邑從納其黨

今嗣子在喪

泗上疆我田

邾以報之

在晉季孫受  
納邾叛二

而復興師伐

取邾田自邾

案自四年以

趙氏鵬飛曰

魯者叛晉而

從齊齊人使  
之脩先君之  
怨也此祝柯  
之會所以復  
執也  
案文宣之世  
魯屢伐邾而  
邾數朝魯自  
襄四年以後  
魯未嘗報怨  
而邾屢來伐  
此其故何也  
前此魯與齊  
合而邾畏齊  
今邾與齊比  
而魯所持者

水歸之于我

後魯凡十六  
年不伐邾而  
邾數伐魯至  
齊平陰敗後  
邾失所持魯  
復橫澶淵南  
盟而復伐之  
庶其界我相  
繼受叛人之  
奔騰蹴踏如  
前日矣  
又案邾莒之  
恃齊以陵魯  
一也邾再伐  
而莒至四伐  
魯又俱受盟  
大夫來奔者  
有矣而邾獨  
為多聖人不  
以微而略之  
者蓋邾本魯  
之附庸自受  
王命不服于  
魯魯益憾之  
虐于邾者屢  
矣及其末年  
邾嘗訴于晉  
魯又畏晉而  
不欲顯疾于  
邾特陰誘其  
臣而叛之故  
來奔者四竊

晉晉遠不若  
齊之近也故  
雖執邾莒之  
君而猶未止  
邾伐魯五

冬十月乙亥襄二十八年

臧孫紇出奔

邾

案一年之內  
邾魯交納叛

春邾子來朝

左傳時事也  
高氏闕曰邾

自晉執其君  
魯取其田益

昭十一年仲

孫纁會邾子

盟于祿祥

汪氏克寬曰  
自邾倚齊靈

昭十三年同

盟于平邱邾

人莒人愬于

晉公不與盟

昭二十三年

春武城人取

邾師邾人愬

于晉晉人執

于演湖乃一  
年之內盟莒  
而伐邾何報  
施頓異哉則  
以邾曾為附

邑來者二魯  
實利之也堂  
堂大國為道  
逃主以登受  
叛人其惡著  
庸故耳  
魯伐邾十二  
納邾叛一

人報施之道也

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邾朝魯六

屢致兵于魯魯藉晉伯之力溴梁祝柯

晉人執季孫我行人叔孫

兩執邾子又

意如以歸

姑

取其田既而

胡傳魯已與邾通好亦不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

魯納庶其卑

邾通好亦不

翼還自離姑

我之奔邾受

朝夕伐昔而

武城人塞其

臧訖之奔仇

鄆郚之亂又

前斷其後之

隙益深至同

非昭公意徒

木而弗殊邾

盟重邱齊晉

信邾莒之愬

師過乃推而

既睦襄二十

曰我之不共

屢之遂取邾

八年邾君來

魯故之以遂

師邾人愬于

朝昭元年魯

辭魯君而執

晉晉人來討

會悼公之葬

意如則是意

叔孫姑如晉

是以此盟祲

在貨財而不

晉人執之明

祥以脩好也

責其無君臣

年二月乃歸

昭二十七年

昭三十一年

定三年仲孫

定十四年邾

定十五年春

邾快來奔

邾黑肱以濫

何忌及邾子

子來會公

正月邾子來

高氏閔曰快亦三叛人之

來奔

盟于拔

杜註會公于比蒲來而不

朝

黨

家氏鉉翁曰

左傳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左傳脩邾好

會用朝禮故曰

汪氏克寬曰邾隱公以去年來會為未

快賤者宜不

納邾叛四

汪氏克寬曰

足錄春秋錄

魯以大夫而

成禮故復來

之而無所遺

盟邾君秦君

朝未幾奔魯

誅意如之無

臣之分也邾

之喪其卑屈

君也

隱公父喪饒

亦甚矣

納邾叛三

九月而出會

邾朝魯七

魯盟邾三

之義也何得叔孫為伯討乎

魯服邾師一

夏邾子來奔冬城漆

喪

杜註漆庶其邑

趙氏鵬飛曰

張氏洽曰謀

邾自昭公之

伐邾也案夏

世為魯所虐

奔喪而冬即

定公為拔之

謀伐邾其死

盟終其世不

先君亦亟矣

犯于邾邾人

定公在位十

德之故來會

五年諸大夫

來朝今又忘

絕不取伐邾

盟薄父子之親也魯盟邾四

哀元年仲孫哀二年季孫哀三年季孫

何忌帥師伐斯叔孫州仇斯叔孫州仇

邾仲孫何忌帥帥師城啟陽

趙氏鵬飛曰定公之世撫師伐邾取鄆

邾為厚自拔之盟疆場寧東田及沂西

諡未嘗以一田癸巳叔孫近于費魯既

其卑屈而奔  
喪于禮雖非  
而其情則惻  
矣

身死甫六月  
而旋即城郭  
邑則定公猶  
能整飭其下  
不至如昭哀  
之孱懦矣  
魯城郭邑一

事魯為勤會  
公比蒲朝公  
于魯定公之  
討倒屣而奔  
喪然郭魯之  
好實出定公  
之志諸大夫  
不欲也故公  
未瞑目而城  
漆哀公即位  
席未即溫而  
伐郭何先君  
撫之厚而嗣  
君虐之速哉  
此非公意也  
家氏鉉翁曰

州仇仲孫何  
忌及郭子盟  
于句繹  
穀梁三人伐  
而二人盟各  
盟其所得也  
胡傳莫強于  
季孫何獨無  
得蓋季氏四  
分有其二昭  
公伐意如而  
叔孫氏救之  
陽虎囚桓子

田則郭人不  
得不以啟陽  
讓魯矣  
觀此則知季  
孫前歲不盟  
之故矣  
魯城郭邑二

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高氏閔曰是年冬伐邾明

高氏閔曰魯必欲滅邾而

入邾以邾子

左傳吳為邾故伐魯克東

邾瑕

帥師伐邾

邾八月己酉伐我

哀六年春城

冬仲孫何忌

哀七年公伐邾八年春吳

魯伐邾十三

魯盟邾五

歲

魯伐邾十四

迭出殆無虛

復國邾

是三家更將

厭也明年遂

以兵伐之自

孫不盟志未

幾何日何忌

邾氏敬曰季

為侵暴爾曾

不取

生者冀其不

歸二家而已

死者以感動

之故以所得

邾子奔喪戚

而孟孫氏救

李氏廉曰來年遂入邾邾

會來朝來奔益微弱魯以位以來四用

取邾沂田受也聖人因其魯伐邾十五

邾盟猶不免城而繫之邾趙氏汙曰隱諫不聽遂入

陽而進遂次于泗上景伯負載造于萊門吳人盟而

子益來不止

書取邾瑕不寡也襄之初衆保于繹以

邾恃齊也其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

不巳則咎在吳之故邾將

耳魯城邾邑三

亦日衰邾雖魯伐邾十六

而三家伐邾滅矣使非齊

夏齊人取謹

歸邾子益于哀二十七年

魯臣非君之  
故而魯亦非  
昔日之魯矣  
遂為季氏私  
邑茅夷鴻之  
功當不在申  
包胥下

及闢

邾

越子使后庸

家氏鉉翁曰

左傳齊侯使

公穀以齊為

如吳請師將

邾故左氏則

以伐我乃歸

以季姬未歸

邾子

田封于駘上

故當從二傳

胡氏鉉曰畏

益齊取二邑

吳懼齊而歸

杜註欲使魯  
還邾田封竟

要魯以存邾

之也

至駘上

爾

黃氏仲炎曰

案邾之國賴

魯以不道肆虐于邾物極必反于是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辱乃始歸邾子易所謂不威不懲小人也哉	吳而得存邾之封竟賴越之從以周公之從而肆虐于邾反使藉蠻夷之力可哀也哉
--	-----------------------------------

莒

莒與魯為列國差倨彊非若邾之附庸能卑屈于魯也故始而爭向繼而爭邾爭鄆中間附于齊更愬于

晉楚致叔孫見執意如為囚兵端與春秋相終始共  
公以後不復見矣

隱二年夏五冬紀子帛莒  
隱八年公及桓十二年公桓十六年冬

月莒人入向子盟于密  
莒人盟于浮會紀侯莒子城向

素穀梁以向  
為我邑汪氏  
克寬謂不書  
伐我則非我  
邑也愚謂向  
雖非我邑而  
莒魯之兵端  
自此始桓十

左傳魯故也  
杜註子帛紀  
大夫裂繻字  
莒魯有怨紀

來

盟于曲池

趙氏鵬飛曰  
向界莒魯之

杜註子帛紀  
大夫裂繻字  
莒魯有怨紀

左傳成紀好

杜註曲池魯  
地在今兗州

邑故莒魯交

侯既昏于魯  
杜註二年紀  
府曲阜縣東

杜註二年紀

府曲阜縣東

邑故莒魯交

故使大夫盟  
莒盟于密為  
北四十里

杜註二年紀

府曲阜縣東

邑故莒魯交

莒魯之兵端  
自此始桓十

杜註密莒邑

杜註密莒邑

邑故莒魯交

杜註密莒邑

杜註密莒邑

杜註密莒邑

杜註密莒邑

杜註密莒邑

杜註密莒邑

杜註密莒邑

杜註密莒邑

六年城向宣 四年公伐莒 取向向實為 禍階故列于 莒魯兵爭之 首	城陽淳于縣 東北有密鄉 在今山東萊 州府昌邑東 南十五里	今山東沂州 府莒州西有 浮來 家氏鉉翁曰 魯莒有未平 之怨前此紀 為平之而魯 莒之好猶未 合也今隱公 降心以平二 國之患而莒 之君卒不至 以望國之君 而盟小國之 臣謙而不中 禮者也	密是時紀謀 謹志之 城向一
--	--	---	---------------------

婁放恣無忌

魯盟莒一

莊二十七年

僖元年公子

僖二十五年

僖二十六年

文十二年季

莒慶來逆叔

友帥師敗莒

冬十二月公

春正月公會

孫行父帥師

姬

師于鄆獲莒

會衛子莒慶

莒子衛甯速

城諸及鄆

汪氏克寬曰  
莒慶微國之

拏

盟于洮

盟于向

此東鄆也今  
山東沂州府

大夫而莊公

左傳慶父弑

左傳衛人平

左傳尋洮之

沂水縣北鄆

以女妻之又

閔公季友以

莒于我盟于

盟也杜註向莒邑

孫氏復曰帥

自為之主不

僖公適邾共

洮脩衛文公

杜註向莒邑

孫氏復曰帥

君亦甚矣

仲奔莒乃入

之好且及莒

稟字記莒州

師而城畏莒

案隱公以君

立之以賂求

平也杜註莒以元

向城

張氏洽曰莒

而盟莒國之

共仲于莒莒

杜註莒以元

向城

張氏洽曰莒

臣莊公又與人歸之乃醢	其大夫為婚冬莒人來求	媾屈體以求賂公子友敗	媾異乎其待諸鄆獲莒子	邾矣	陳氏傳良曰案莒為蠻夷	莒慶伉也隱之國莊公時	桓莊之際莒文姜嘗再如	嘗為強國入莒故恣淫佚	向取杞牟婁魯人不問故	納公子慶父慶父藉為通	吾君特會外逃主及莒人	大夫自浮來以賂歸之得	之盟始以是正國典明年	知慶之最伉復來求賂魯	也
年鄆之役怨趙氏鵬飛曰	魯衛文公將洮之會衛意	平之未及而也衛平莒魯	卒故成公追而已不親之	成父志	趙氏鵬飛曰人故雖在莒	莒自獲桴之塊而必親至	後未嘗通于莒之于魯其	魯其怨深矣怨舊矣一旦	衛成釁立斬復通于魯慮	然在衰經之有不測故先	中為會以平以大夫聽命	之其心亦聖而測魯之情	人之所許然也今向之盟	平莒而莒子莒意也莒知	不至以慶如魯肯平乎已
魯爭鄆始于	此前此莒未	嘗與魯有爭	且未嘗有事	于鄆今行父	帥師城二邑	以故爭端魯	莒之讎自此	始	黃氏仲炎曰	城其國邑宜	無待于帥師	而鄆莒邑也	慮莒必爭故	須將兵以往	黃氏震曰二

魯嘗媚莒至此乃一交兵

會何益于平今將與魯為邑近費而介  
蓋此時莒疑會而巳不躬于莒他年宿  
魯之不肯平行非所以為伐莒取鄆叔  
故權以大夫平故莒子必弓疆其田費  
聽命則此盟親至而衛第于是始大  
猶未成也至使大夫與軟棄魯自隱桓  
明年向之會而巳故聖人莊三世皆屈  
而乃成矣兩無貶辭體于莒至僖  
汪氏克寬曰吳氏澂曰泚之元年一交  
莒慶魯之婿盟莒子不親兵旋即比年  
因衛成公為至僖公必欲兩會以弭其  
平于二國遂與莒子盟故隙魯人待莒  
來會盟君盟援為此會棄可為至矣而  
大夫自浮來自十二月至季孫忽以封  
而已然矣正月僖公兩殖費邑之故  
魯盟莒三屈君駕先盟造蒙于莒遂

其大夫而後終魯之世  
盟其君其屈城郛二

意就莒至矣  
魯盟莒四

宣四年公及宣十一年公襄四年邾人襄八年莒人襄十年秋莒

齊侯平莒及孫歸父會齊莒人伐鄆臧伐我東鄙人伐我東鄙

邾莒人不肯人伐莒紇救鄆不見左傳以疆鄆左傳間諸侯

公伐莒取向趙氏鵬飛曰齊魯平莒邾如晉請屬鄆田接于魯而莒屢同晉悼

趙氏鵬飛曰肯公伐莒取莒伐鄆臧紇興兵伐魯以加兵于魯其

間隱二年莒向而齊未有救鄆侵邾敗正之鄆遂屬無忌憚亦甚

人入向向遂所獲故亦加于狐駘至六于莒矣

滅地屬於莒 至是為魯所取焉 家氏鉉翁曰 魯之與莒積 不相下徒挾 齊人之威力 而要莒以必 從其不肯宜 矣遽以兵加 莒而取其邑 無道甚矣 案邾為沂州 府郯城縣莒 為沂州府莒 州本鄰近以

兵于莒魯亦 總兵而會伐 欲復取邑以 與齊 家氏鉉翁曰 十年伐邾取 繹此年會齊 伐莒皆歸父 為國生患求 多于小國書 之所以誅也 魯加兵于莒 三

年莒人遂滅 邾八年以疆 邾田伐魯東 邾此又為莒 魯交兵之始

王氏樵曰莒 滅邾伐魯以 疆邾田其為 奸齊盟大矣 而伯討不及 晉方慮楚故 也 案四年公如 晉請屬邾晉 以邾屬魯則 邾不惟得魯 之援而且有大國之命且 五年魯自知 力不能庇邾 使邾大夫聽

莒加兵于魯 二

疆場啟怨魯  
加兵于莒二  
取向三

命于會則儼  
托庇于晉矣  
乃莒一旦滅  
之不惟魯不  
敢爭且不敢  
請于晉以討  
莒魯何畏莒  
之甚且晉以  
亡節故討魯  
致季武子如  
晉謝亡節而  
不聞帥諸侯  
討莒晉何愛  
莒之深且楚  
聽莒人之慙  
而欲以叔孫

為戮晉聽莒  
人之慙而平  
邱辭魯不盟  
莒自滅節以  
後晉之征伐  
會盟無不與  
若不知其有  
滅節之事者  
又當悼公嚴  
明之世何刻  
于魯而寬于  
莒也此皆事  
之不可解者  
莒加兵于魯  
一

襄十二年莒

季孫宿帥師

襄十四年莒

襄十六年晉

襄二十年仲

人伐我東鄙

救台遂入鄆

人侵我東鄙

人執莒子邾

孫速會莒人

圍台

左傳季武子

杜註報入鄆

子以歸

盟于向

高氏閔曰莒

救台遂入鄆

趙氏鵬飛曰

左傳以我故

平督楊之盟

人間歲伐我

公盤

非兵首也而

執邾宣公莒

故也

公五與莒子

高氏閔曰文

莒猶以為憾

犁比公

杜註莒數伐

會宜其釋怨

十二年嘗帥

侵我東鄙報

魯前年諸侯

同好矣而見

師城郛矣魯

入鄆之後至

盟督楊以和

伐不已則魯

不能守復為

十六年魯訴

解之故二國

弱可知矣

莒所取今復

手晉晉人執

復自共盟結

莒加兵于魯

取之

而釋之然後

其好

三

魯加兵于莒

少後二十年

高氏閔曰向

四

為向之盟而

入鄆四

魯始無東鄰

之患

莒加兵于魯

四

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自是十五年不交兵

魯盟莒五

昭元年三月秋叔弓帥師

昭四年九月

昭五年夏莒

秋七月戊辰

取鄆

疆鄆田

取鄆

年夷以年婁

叔弓帥師敗

左傳晉楚會

左傳因莒亂

左傳言易也

及防茲來奔

莒師于蚡泉

于號尋宋之也

莒亂著立公

立而不撫鄆

左傳年夷非

左傳莒人來

盟也季武子

王氏孫曰魯

鄆叛而來

卿而書尊地

討不設備戊

伐莒取鄆莒

因莒亂出不

黃氏仲炎曰

也

辰叔弓敗諸

人告于會楚

意而取得之

春秋國言滅

胡傅邾莒之

蚡泉莒未陳

告于晉曰尋

為易今欲固

春秋國言滅

胡傅邾莒之

蚡泉莒未陳

盟未退而魯其所得則莒邑言取鄆本  
伐莒潰齊盟人必來爭故國也自襄六  
請戰其使趙遠卿帥師而年見滅于莒  
孟請諸楚曰疆之遂為莒邑至氏通以地叛  
莒魯爭鄆為任氏公輔曰是魯乘莒亂  
日久矣苟無帥師疆之豈而有之故曰  
大害于其社獨有虞于莒取  
稷可無亢也雖鄆民亦不取鄆七  
封疆之削何服所以必欲  
國蔑有吳濮帥師也  
有魯楚之執案文十二年  
事豈其顧盟季孫行父帥  
莒之疆事楚師城鄆後復  
勿與知不亦為莒所取成  
可乎固請諸九年楚子重  
楚楚人許之圍莒入鄆此

邑言取鄆本  
國也自襄六  
年見滅于莒  
遂為莒邑至  
是魯乘莒亂  
而有之故曰  
取鄆七

大夫名姓不也  
登于史策牟  
夷曷為以姓  
氏通以地叛  
雖賤必書  
案是時公在  
晉而季孫受  
之欲陷其君  
也左傳莒人  
愬于晉晉人  
欲止公范獻  
子請歸之而  
以師討焉是  
時季氏通于  
范范之言非  
為公乃為季

鄭氏玉曰晉  
人方以納牟  
夷之故欲止  
公而叔弓又  
敗莒師不顧  
伯討以成君  
禍  
魯加兵于莒  
五

家氏鉉翁曰時郚蓋屬莒  
不書伐莒為也至此年疆  
魯諱亦以敗郚田則與莒  
也昭公新立人分明疆界  
宜知為此皆莒甘心讓與  
季氏所為爾魯矣訴與晉  
蓋救台入郚楚大國而俱  
之時欲取未不之問自知  
得至是取之其力不能爭  
季氏廉曰若無可奈何由  
書伐莒則是是郚長為魯  
以討賊子魯有昭二十五  
也不書伐而年齊侯取郚  
書取直收奪以居公即此  
而已矣  
愚謂正月會  
疆郚六

也恐益重季  
氏之罪爾然  
正月如晉秋  
七月乃歸危  
亦甚矣  
納叛邑八

號而三月書  
取鄆中無異  
事而季孫之  
危國事而軋  
同列欲致叔  
孫於死皆可  
概見

取鄆五

昭六年季孫  
昭十年季孫  
昭十二年夏  
昭十三年秋  
昭二十三年  
宿如晉拜莒  
意如叔弓仲  
公如晉至河  
晉合諸侯于  
秋七月莒子

田

孫獲帥師伐

乃復

平邱邾人莒  
庚興來奔

杜註謝前年  
受牟夷邑不

莒

左傳取鄆之  
莒人愬于

人愬于晉

季氏本曰庚  
興之奔國人

見討  
高氏閱曰莒  
既伐魯則魯  
有辭是以晉  
受季孫之聘  
而不見討也

左傳平子伐晉晉有平公  
莒取郟獻俘之喪未之治  
始用人于毫也故辭公  
社  
社註取郟不  
書公見討于  
平邱魯諱之  
案是時莒益  
弱矣國內有  
亂而季氏方  
與晉大夫比  
雖取邑納叛  
而不討所以  
魯益無忌憚

侯不見公執

季孫意如以

歸

案晉于十二  
年辭公十三  
年執意如以  
歸則為討得  
其罪矣惜乎  
終佚其罰由  
晉亦失其政  
而疆家以同  
惡相庇故也

逐之魯弔去  
疾之喪故以  
魯為託而奔  
案自此以後  
莒魯交爭之  
事不見于經  
傳二十五年  
昭公孫二十  
六年莒邾從  
齊盟于鄆陵  
謀納公蓋明  
知兵端始于  
季孫而無惡  
于公矣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七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宋鄭交兵表

春秋之初宋鄭號中原大國宋紹微子之封而鄭取  
虢檜之地地既偏近力又相埒故其勢常至于鬪爭  
乃吾統觀春秋宋鄭之故而知天下不可以一日而  
無伯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宋鄭凡四十九交

戰然其局凡三變蓋當初年晉楚未興齊亦僻處東  
服其時犬牙相錯者惟宋魯鄭衛而鄭莊以善用兵  
常結援于齊而藉其力繼又結魯宋合衛陳蔡以搢  
之而不能當也至宋馮之世始立突繼又責賂而讎  
突後復助突以求入交戰尤數當是時魯桓衛惠鄭  
厲宋莊俱負篡弑大惡號稱四凶相與逐利棄信結  
黨崇奸競用干戈朝盟夕改生民之塗炭極矣此春  
秋之一大變也至齊桓興而兵爭息桓歿而宋襄以

爭伯一戰而軍敗身傷晉文襄起而兵爭又息當是時宋鄭之君俱共玉帛以從容于壇坫之上間一用兵不過帥敝賦以從大國之後無兩君對壘朝勝夕負報復無已者亦足見霸功之有益于人國矣迨晉悼嗣伯其事乃與桓文少異晉合天下之力以爭鄭鄭患楚之數來屢盟屢叛故惡于宋以激諸侯之兵使楚疲于奔命而不敢與晉爭而後乃固與晉時交戰尤數十年凡十三戰此宋鄭之事之又一變也蕭

魚以後悼公及平公之初海內嬉恬至向戌弭兵宋鄭更僕僕于晉楚之廷民不苦于戰鬪而苦于供億兩國息于兵戎者六十八年而陳蔡卒坐受楚滅其事得失又相半至春秋之末晉楚俱衰齊景欲圖伯而不終宋景乃率其祖之故智伐邾滅曹妄意爭伯與鄭以隙地啟釁驟興兵革卒至彼此交取師全軍覆歿得不償失此又宋鄭之事之一大變春秋將夷而為戰國矣統計伯功之始終始于齊桓之北杏訖

于晉昭之平邱首尾凡百四十有八年每當伯功之  
息則宋鄭首發難春秋于列國戰爭不悉書獨于兩  
國自隱桓至定哀凡取邑取師無不備載蓋以其地  
踞中原關于天下之故伯功視兩國之向背為盛衰  
而兩國又視伯功之興廢為休戚聖人思王不得已  
而更思伯其亦有見于此乎余故撮略其事輯宋鄭  
交兵表第三十七

隱四年夏宋秋翬帥師會隱五年九月冬宋人伐鄭  
隱六年冬宋

公陳侯蔡人

宋公陳侯蔡

邾人鄭人伐

圍長葛

人取長葛

衛人伐鄭

人衛人伐鄭

宋

左傳以報入

宋取鄭邑一

左傳宋殤公

左傳秋諸侯

左傳宋人取

案此服虔謂

兵五

之即位也公

復伐鄭宋公

邾田邾人告

即位之五戰

子馮出奔鄭

使來乞師公

于鄭曰諸君

也宋鄭交兵

鄭人欲納之

辭之羽父固

釋憾于宋敝

四

及衛州吁立

請而行諸侯

邑為道鄭人

欲求寵于諸

之師敗鄭徒

以王師會之

侯使告于宋

兵取其禾而

伐宋入其邾

曰君伐鄭以

還案此服虔請

以報東門之

除君害敝邑

案此服虔謂

案此服虔謂

以賦與陳蔡

即位之再戰

即位之四戰

從于是宋公

也宋鄭交兵

也第三戰謂

陳侯蔡人衛

二

也第三戰謂

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案左傳宋瑒

公立十年十

一戰服虔謂

瑒公以隱四

年即位此即

位之第一戰

也宋鄭交兵

一

隱九年傳鄭

隱十年夏翬

秋宋人衛人

宋人蔡人衛傳九月戊寅

人以王命來

帥師會齊人

入鄭

人伐戴鄭伯鄭伯入宋

取郟田係宋  
郟交兵與鄭  
無與宋鄭交  
兵三

告伐宋冬公鄭人伐宋六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

伐取之

案此服虔謂即位之十戰

會齊侯于防月壬戌公敗

鄭猶在鄭宋人衛人乘虛

左傳蔡人從宋衛伐戴八

月壬戌鄭伯九

謀伐宋

宋師于菅

案此服虔謂入鄭

圍戴克之取

案此服虔謂

左傳庚午鄭師入郕辛未

即位之八戰也

三師

杜註三國之

也然據傳文

歸于我庚辰

七

師在戴故鄭

鄭人來告伐

鄭師入防辛

也宋鄭交兵

伯合圍之

宋冬公會齊

已歸于我

案此服虔謂

即位之九戰

實有其事如

即位之七戰

也宋鄭交兵

八

何成為一戰

也宋鄭交兵

也宋鄭交兵

也宋鄭交兵

而六年冬宋

六

也宋鄭交兵

也宋鄭交兵

人取長葛與

六

也宋鄭交兵

也宋鄭交兵

人取長葛與

六

也宋鄭交兵

也宋鄭交兵

前年之圍自  
是兩事服反  
不列此似未  
當

隱十一年傳

桓二年三月

桓十二年十

桓十四年冬

桓十五年冬

冬十月鄭伯

公會齊侯陳

有二月及鄭

十有二月宋

十有一月公

以虢師伐宋

侯鄭伯于稷

師伐宋丁未

人以齊人蔡

會宋公衛侯

壬戌大敗宋

以成宋亂

戰于宋

人衛人陳人

陳侯于袤伐

師

左傳宋瑤公

左傳宋執鄭

伐鄭

鄭

宋不告命故  
不書

立十年十一  
戰太宰督因

公亦執厲公

左傳報宋之

左傳是年五

春秋大事表

春秋大事表

五

案此服虔謂  
即位之十一  
戰也宋鄭交  
兵十

弑瑒公召公立宋多責賂  
子馮于鄭而于鄭公為之  
立之以親鄭二盟四會以  
以部大鼎賂平鄭宋宋公  
公齊陳鄭皆辭平公遂與  
有賂鄭盟于武父  
案十年十一同伐宋  
戰正義引服案是時宋鄭  
虔說只有取息兵已十年  
却田非是其至是以多責  
餘皆宋鄭交賂之故鄭突  
兵事也至立遂背恩而結  
莊公以後宋魯以伐宋足  
鄭已解仇釋見宋莊之無  
結直至莊公恥而鄭突之  
立突責賂復無恩也

入及大達伐殺祭仲不克  
東郊取牛首出奔蔡九月  
杜氏預曰告入居于櫟冬  
伐而不告入會于袤謀伐  
取故不書鄭將納厲公  
案鄭厲自負弗克而還  
材武猶宋得案十二年十  
國今至見伐四年之交伐  
而取邑以為宋與鄭突已  
恥故第以伐成仇矣今復  
告而不以取助突而伐忽  
邑告益前日之伐  
宋伐鄭一突為多責賂  
取鄭邑二也故反親而  
為仇今日之助突冀後之

興兵

李氏廉曰宋莊本以賂魯鄭得立今責賂于鄭是以已之前日望鄭春秋書却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宋之戰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離鄭伐宋一

傾國以償也故復忘仇而盡力然為之左右糾合者魯桓一人而已厥後諸侯伐鄭無功直至莊十四年突自以兵力乃入則以魯桓既死無人為糾合故耳宋伐鄭二

桓十六年夏

莊十五年秋

莊十六年夏

僖六年夏

公僖二十二年

四月公會宋

鄭人侵宋

宋人齊人衛

會齊侯宋公夏宋公衛侯

公衛侯陳侯

左傳諸侯為宋伐鄭鄭聞

人伐鄭

陳侯衛侯曹許男滕子伐

蔡侯伐鄭

案鄭突處櫟

左傳宋故也

伯伐鄭圍新鄭

程子曰突善

二十年一旦

伐鄭蓋欲得

左傳鄭伯如

結諸侯故皆

得志遽與脩

宋之心而弭

城左傳以其逃

為之致力屢

怨之師于宋

鄭之驕也故

首止之盟故

劉氏猷曰伐

之盟蓋欲以

亦聽命

宋徙齊伐鄭

鄭以納突不

嘗試伯今俸

宋伐鄭一

宋徙齊伐鄭

書納不與其

得免罪也而

齊即與諸侯

二齊桓創伯

納也

齊即與諸侯

傷股

案自莊十六

案前日之伐

伐之仍使宋

自主兵故明

之世宋鄭交

突與今日之

自主兵故明

兵凡三

年至此凡二

十有一年宋

十有一年宋

十有一年宋

十有一年宋

助突蔡衛陳年鄭即聽令  
皆與何倭合同盟于幽自  
倭離若是三  
國惟宋是聽世宋鄭之兵  
而宋馮惟利爭息矣  
是國獨魯桓鄭侵宋一  
始終無異心  
蓋桓與鄭厲  
同惡相濟而  
材力又足相  
埒且欲還其  
援紀而反乃  
父之所為也  
故甘為之盡  
死力而不辭  
遠魯桓死而

鄭未嘗以私  
怨交一夫僖  
六年新城之  
役乃從伯令  
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  
歿宋襄嗣伯  
鄭料其不能  
抗楚如楚往  
朝宋不量力  
而遠伐鄭致  
橫挑強楚軍  
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  
之罪也  
宋伐鄭一

伐鄭之師亦  
不獲舉矣  
宋伐鄭三  
葉齊桓未伯  
以前鄭厲宋  
莊之世交兵  
凡四

僖二十七年

文十七年春

宣元年秋楚

宋公陳侯衛

冬晉人宋人

冬楚人陳侯

晉人衛人陳

子鄭人侵宋

侯曹伯會晉

伐鄭

蔡侯鄭伯許

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之  
戕昭公也晉

師于蔡林伐

左傳晉人伐  
鄭以報北林

男圍宋

左傳晉荀林  
父帥師及諸

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宋

鄭

之役  
高氏閔曰宋

案自宋襄敗  
泓以後天下  
諸侯靡然從  
楚魯及曹衛  
且然鄭不足  
責矣  
鄭從楚圍宋  
一  
自僖十七年  
齊侯小白卒  
至二十八年  
晉文踐土之  
盟中間隔十  
二年宋鄭交  
兵凡二

侯伐宋曰何  
故弑君猶立  
文公而還  
案自僖二十  
七年至此凡  
二十有四年  
宋鄭未嘗交  
兵即此年鄭  
之伐宋亦從  
齊侯而討弑  
伯而討弑君  
之賊非以私  
怨也則文襄  
之績俾于齊  
桓矣而此時  
晉靈幼弱趙  
盾專政貪賂  
君為名自是  
宋及晉平又  
會諸侯于扈  
將為魯討齊  
皆取賂而還  
鄭穆公曰晉  
不足與也遂  
受盟于楚秋  
楚于侵宋  
鄭從楚侵宋  
案前日鄭從  
晉伐宋晉取  
賂而還則此  
舉從楚侵宋  
楚必以討弑  
君為名自是

春秋大事表

左傳楚為賈  
怨鄭與楚之  
救鄭過于北  
林囚晉解揚  
晉人乃還  
宋會晉伐鄭  
一

鄭晉亦以前  
救之無功也  
遂連兵伐之  
夫晉以貪賂  
致諸侯之叛  
不能退而自  
責乃勞師以  
遂宋之復怨  
況宋人弑君  
豈可與之合  
兵哉  
宋從晉伐鄭  
二

而止宋文致  
鄭穆公以晉  
為不足與而  
從楚則此舉  
實為禍首由  
是宋鄭之兵  
爭復起  
鄭從晉伐宋  
一

楚直而晉曲  
楚強而晉弱  
而宋鄭之兵  
爭無已矣

宣二年春王

夏晉人宋人

宣十年六月

成三年春王

成十年五月

二月壬子宋

衛人陳人侵

晉人宋人衛

正月公會晉

公會晉侯齊

華元帥師及

鄭

人曹人伐鄭

侯宋公衛侯

侯宋公衛侯

鄭公子歸生

左傳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圖椒

曹伯伐鄭

曹伯伐鄭

帥師戰于大

鄭以報大棘之役楚圖椒還伐鄭取成而

左傳諸侯伐鄭討邲之役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討其

棘宋師敗績

救鄭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

也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

貳于楚執諸銅鞮鄭人更

左傳鄭公子

殆將斃矣姑久春秋常與

東都覆諸鄭

立君樂武子

歸生受命于

益其疾乃去鄭之從晉而

敗諸丘與

曰鄭人立君

楚伐宋宋華

之不與其從楚

宋從晉伐鄭

我執一人焉

元樂呂禦之

案是年九月趙盾即弒靈夏有禮義也

二

何益不如伐

戰于大棘宋

公此行實無今晉捨陳弒

鄭而歸其君

以求成焉五

元獲樂呂

意侵鄭特因逆之大惡而

月晉會諸侯

伐鄭

案自伯統既

救焦之役姑汲汲于爭鄭

伐鄭

宋從晉伐鄭

與以後宋鄭

以為名以悅反以討逆遣

三

宋從晉伐鄭

楚無兩國自實畏楚乃托伏義之名以  
合戰者或迫為大言以班爭伯中國故  
于彊令而非師至弑君之皆書人以示  
其意或不得後遂不從以貶  
已而乞師大雪宋恥為事宋從晉侵鄭  
國以免滅亡宋鄭之兵爭一  
今宋鄭為敵復息  
國乃公然受宋從晉侵鄭  
楚命伐宋兩三鄭穆宋文  
軍對壘至蹶之世宋鄭交  
其主將鄭之兵凡六  
罪亦重矣然  
所以然者由  
宋負弑君之  
罪鄭以討賊  
為名故鄭卒

勝而宋卒敗  
爾  
鄭伐宋三

成十六年夏  
成十七年夏  
冬公會單子  
成十八年夏  
冬楚人鄭人

四月鄭公子  
公會尹子單  
晉侯宋公衛  
楚子鄭伯伐  
侵宋

喜帥師侵宋  
子晉侯齊侯  
侯曹伯齊人  
宋宋魚石復  
左傳楚子重  
救彭城伐宋

左傳楚子以  
汝陰之田求  
宋公衛侯曹  
邾人伐鄭  
入于彭城  
宋華元如晉  
告急

成于鄭鄭叛  
晉鄭子罕伐  
伯邾人伐鄭  
宋從晉伐鄭  
左傳鄭伯侵  
宋及曹門外  
鄭從楚侵宋

宋  
鄭伐宋一  
四  
宋從晉伐鄭  
時鄭成公以  
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却楚

春秋大事表

十

是年晉敗楚于鄢陵

襄元年傳秋襄二年春王

楚子辛救鄭正月鄭師伐

侵宋呂留鄭宋

故堅從楚故晉厲三假王命以討之而不服成十六年秋伐鄭宋衛以後至故不書晉景厲之世宋鄭交兵凡六

六月晉師宋

師衛甯殖侵

鄭

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五大夫以三百乘戍之而還鄭從楚伐宋立是年晉悼公

襄九年冬公

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

襄十年夏楚

公子貞鄭公

孫輒帥師伐

子然侵宋取

左傳楚令也  
鄭伐宋四

犬丘

三 鄭從楚侵宋

左傳諸大夫  
欲從晉子駟  
曰官命未改  
宋從晉侵鄭  
一

子邾子滕子宋

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

光伐鄭

高氏閔曰以  
宋公受偪陽  
故也  
鄭從楚伐宋  
五

左傳知武子  
曰許之盟而  
還師以敝楚  
人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  
銳以逆來者  
于我未病楚  
不能矣乃許

秋公會晉侯

襄十一年夏

公會晉侯宋

秋七月楚子

公會晉侯宋

宋公衛侯曹

鄭公孫舍之

公衛侯曹伯

鄭伯伐宋

公衛侯曹伯

伯莒子邾子

帥師侵宋

齊世子光莒

左傳楚子囊  
乞旅于秦以

齊世子光莒

齊世子光滕

左傳鄭人患  
晉楚之故子

子邾子滕子

伐鄭鄭伯逆  
之伐宋

子邾子滕子

子薛伯杞伯

展曰與宋為  
惡諸侯必至

薛伯杞伯小

趙氏鵬飛曰  
鄭自子駢之

薛伯杞伯小

鄭成十一月  
己亥同盟于  
戲

宋拱晉伐鄭  
二

小邾子伐鄭

晉悼三駕之

一

宋從晉伐鄭

三

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

邾子伐鄭

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戲

邾子伐鄭

之則晉怒甚矣

同盟于亳城

之盟亳城之會于蕭魚

矣晉能驟來北

晉悼三駕之

後既服而復晉悼三駕之

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大

不置耳悼公宋從晉伐鄭

夫說之使疆

宋從晉伐鄭

知楚之遠于六

場之司懸于

五

鄭故屢出而案自成十八

宋宋向戌侵

鄭大獲夏鄭

屢擾之楚知年至此凡十

子展侵宋

鄭侵宋六

為楚也數發兵共十三兵

鄭侵宋六

宋侵鄭四

應兵不勝其爭之數未有

不問而鄭亦

決于事晉兩

疲故亦置而甚于此時者

決于事晉兩

犯宋以致晉

敢爭宋鄭之

犯宋以致晉

敢爭宋鄭之

犯宋以致晉

師藉諸侯之兵爭息矣

兵叛楚而為

晉也

鄭從楚伐宋

七

定十五年鄭

哀七年春宋宋人圍曹冬

哀九年春宋

秋宋公伐鄭

罕達帥師伐

皇瑗帥師侵

鄭駟弘帥師

皇瑗帥師取

汪氏克寬曰鄭雖不義宋

宋

鄭

救曹

鄭師于雍丘

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憚

左傳敗宋師

張氏洽曰老

左傳鄭師救

左傳鄭圍宋

矣而又君親

于老丘

立之役宋鄭

曹侵宋

雍丘宋皇瑗

帥師以伐其

杜氏預曰宋

始因隙地以

鄭侵宋二

圍鄭師每日

國明年偏師

公子地奔鄭

起兵爭卒至

遷舍壘合鄭

再伐十二年

鄭人為之伐各取其師以  
宋欲取地以逞其殺人之  
處之志  
李氏廉曰自宋侵鄭一  
罕達伐宋之案此時天下  
後有哀七年無伯宋鄭復  
皇瑗之侵九以私怨興兵  
年雅立之取兩國對壘兵  
其秋宋公伐連禍結報復  
鄭十年夏宋無已隱桓之  
人伐鄭十二世于茲復見  
年宋向巢伐  
鄭卒至十三  
年罕達取于  
岳之師而後  
已正與隱公

師哭于姚救向巢又伐卒  
之大敗二月至十三年鄭  
甲戌宋取鄭人復取宋師  
師于雅立然則宋鄭之  
宋取鄭師二喪師皆其自  
李氏廉曰觀取之也  
左氏所載使宋伐鄭三  
有能者無死  
而止以二人  
歸則殺人多  
矣春秋之末  
特書取師者  
二蓋志春秋  
之將為戰國  
而長平之坑  
所由來也

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案自襄十一年蕭魚之會  
至此凡六十八年悼公之  
世至平公初年宋鄭俱列  
在盟會至向戌弭兵宋鄭  
俱僕僕于晉楚之廷行役  
繁而兵爭息矣至此乃復  
以隙地啟釁如春秋初年

時

鄭伐宋一

哀十年夏宋哀十二年秋哀十三年春哀十五年夏

人伐鄭

宋向巢帥師

鄭罕達帥師

鄭伯伐宋

卓氏爾康曰

宋景不自揣

伐鄭

取宋師于岳

續經  
鄭伐宋四

量妄圖興伯

左傳宋鄭之

左傳宋向魋

案定哀之世

前年以曹伯

間有隙地焉

救其師鄭子

伯統已絕宋

陽歸而齊晉

曰彌作頃卬

勝使拘曰得

鄭交兵凡九

不加討其志

玉暢鼎戈錫

桓魋者有賞

恰與隱桓初

蒞驕且皇瑗

子產與宋人

魋懼逃歸遂

年對照

又盡俘許瑕

為成曰勿有

取宋師于岳

之師則視滅

是及宋平元

以六邑為虛

鄭不當入曹

之族自蕭奔

案左氏例悉

春秋大事表

十四

之易鄭非弱鄭鄭人為之  
國豈肯遂為城邑戈錫九  
俘虜喪師于月宋向巢伐  
品與雍丘之鄭取錫殺元  
役得失相當公之孫遂圍  
兵驕者敗宋品十二月鄭  
之謂也  
宋伐鄭四

申園宋師  
宋伐鄭五

虜而得之曰  
取隱十年鄭  
莊取三師春  
秋書鄭伯伐  
取之惡其誦  
且惡其盡也  
桓文既興以  
後未有書取  
師者則列國  
猶有所憚而  
不敢肆至春  
秋之末而書  
取師二志二  
國之與春秋  
相終始聖人  
欲不與桓文

得乎  
鄭取宋師三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八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城築表敘

國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  
宮功召誥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言先王之世役民  
而民不知相與趨事赴功如此也夫說以使民民忘  
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說者非家喻而戶曉

之也民知其事之不獲已而非為其私則雖捐軀赴刃而民不怨況區區力役乎周公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詩人作詩致美至平王之世揚水之役特期戢耳而民相與怨思此以見存乎其事而不係乎期之久近與役之勞逸也春秋十二公其用民力多矣僖公修泮宮復閼宮不志于經程子謂復古興廢乃禮之大者至城郭溝池以為固非立國之本務春秋自莊以後或黷武啟釁而防報復或背盟大國而慮見

討又況末季權臣擅侵奪小國以自封殖甚矣故凡城之志無論時不時皆譏臺圉之築耽細娛而忘國計其失更不待言莊公忘父讎不報而一年三築臺昭定當權臣竊國而築郎圉蛇淵圉此真下愚不移無足與論得失之數矣輯春秋城築表第三十八

霞峰華氏曰城者完舊築者創始經書築者八皆譏也書城二十有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氏于冬城多曰書時書時無貶乎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

譏何也凡城郭溝池以為固有國之所務而非有國之先務也不務脩德而第勞民于城築土功之役以為保邦之要雖以時脩之庸得無譏乎又況如莊公城諸防亟興土功于大饑告糴之後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開魯莒數世之爭而左氏皆曰書時其非聖人之旨明矣或又以為聖人重用民力雖時亦書然則十二公宮廟之脩非用民力者乎春秋書世室屋壞新作世室不書成公三年新宮災作新宮亦不

書僖公脩泮宮作閼宮亦不書故知凡城之志雖合  
平時猶譏而以為重民力而書城者猶未盡聖人之  
旨也

城 二十三 附浚洙

隱七年夏城

隱九年夏城

桓五年夏城

桓十六年冬

莊九年冬浚

中邱

邱

祝邱

城向

洙

左傳書不時

左傳書不時

高氏閼曰祝

左傳書時也

公羊畏齊也

也

也

丘是齊魯兩

啖氏助曰下

辭殺子糾也

穀梁城為保

許氏翰曰七

境上邑齊將

有十一月則

張氏洽曰洙

民為之也民

年城中邱而

襲紀公欲助

此乃十月也

水在魯北齊

東城小則益  
城益城無極  
凡城之志皆  
譏也  
范氏甯曰刺  
公不脩德政  
更造城以安  
民保民以德  
不以城也  
孫氏復曰得  
其時者其惡  
小非其時者  
其惡大

後伐邾今城  
卽而後伐宋  
趙氏鵬飛曰  
卽逼于宋魯  
將北會齊鄭  
伐宋疑宋為  
批亢擣虛之  
策故城以備  
之

紀而畏齊之  
來討故非時  
城此以備之

為今之八月  
縱是同月亦  
今之九月農  
功未畢不可  
興役  
張氏洽曰下  
有十一月卽  
夏正九月亦  
不時也  
彙纂曰劉氏  
炫歷引周語  
之文謂火見  
土功必在建  
亥之月則建  
戌之中必無  
土功之理故  
伐魯之道也  
魯雖殺子糾  
猶有畏齊之  
心故沒而深  
之以備齊師  
之至書之以  
見其不能明  
政刑固人心  
以端國之本  
而重困民于  
無益也

莊二十九年莊三十二年  
丈七年三月  
丈十二年冬  
宣八年冬十

冬城諸及防  
春城小穀  
遂城郛  
十二月季孫月城平陽

左傳書時也  
范氏甯曰小穀梁遂繼事

家氏鉉翁曰穀魯地也  
穀梁遂繼事

魯比歲凶饑程氏迺曰齊杜氏預曰因

而莊公輕用地別有穀在伐郛師以城諸及郛

民力不惟城濟北非小穀郛備郛難左傳書時也

一邑併城二也趙氏鵬飛曰孫氏復曰師趙氏鵬飛曰

邑故雖時而案去年公一既伐郛取邑師而城畏莒左氏例水昏

必書歲三築臺而師徒亦敵矣故也鄆莒魯正而載案水

啖氏助張氏  
洽皆以為不  
時指為傳誤  
其說是也

吳氏徵曰凡冬復不雨今又遼城郡其	書土功雖時春復興此役意以為既攘	非善之也愈其不恤天災邾邑不可不	于非時者爾而非時勞民備邾難其亦	其間亟興土可知矣	功而亟書之	則無論時不	時皆貶也此	年春甫新延	廐于是又城	諸防豈不為	亟而譏之乎	呂氏大圭曰	十二公興力	後莫甚于莊	公築館者一
所爭者	杜氏諤曰春	秋凡城築之	十月今見書	十月非周之	昏正乃夏之	周正朔之異	也	家氏鉉翁曰	春秋之法城	非其時貶城	非其制貶興	兵以城尤在	所貶		
								民之疲歟況	三月今之正	月以東作之	始而奪農時	哉			

築邑者一築  
臺者三城邑  
者二新延廐  
者一其不城  
一邑不築一  
固愛民力而  
重農事者惟  
僖公爾

成四年冬城

鄆

杜氏預曰公  
欲叛晉故城  
而為備  
案魯有東西

成九年冬城

中城

黃氏震曰中  
城魯內城  
方氏苞曰穀  
梁云非外民

襄七年四月

城費

左傳南遺為  
費宰叔仲昭  
伯為隄正欲

襄十三年冬

城防

左傳書事時  
也于是將早  
城藏武仲請

襄十五年夏

季孫宿叔孫

豹帥師城成  
郭

二郛文十二胡氏譏微守  
年城諸及郛之微皆非也  
此為東郛近未有設險守  
莒之邑莒魯國而城官外  
所爭者在今之城者必夫  
沂州府沂水人僑如穢迹  
縣治東北四彰聞欲去季  
十里此年城孟因恐季孟  
郛為西郛近國已而陰為  
晉之邑成十之備耳其後  
六年公持于沙隨之會孟  
郛即此今為獻子守于公  
曹州府郛城宮則其故可  
縣昭二十六知矣  
年齊取之以案此條左傳  
居公者時公以為書時諸

嫗于南遺謂也  
遺請城費吾  
多與而役故  
季氏城費  
孫氏復曰季  
氏四月城所  
食邑其專可  
知

趙氏鵬飛曰  
魯有二防此  
疑近齊之防  
耳魯既事晉  
而外齊懼有  
齊師故為之  
備而明年齊  
卒有圍成之  
役用是知城  
防以備齊也

左傳齊侯圍  
成貳于晉故  
也于是乎城  
成郭  
胡氏鉉曰城  
築二十有九  
大夫帥師而  
城者三見丈  
襄之際大夫  
張矣  
劉氏絢曰由  
不能救成故  
成郭見壞而  
城也

以不禮于晉  
欲叛晉故城  
之以為備也

儒俱宗其說  
趙氏匡謂城  
實摧壞豈得  
不修陳氏岳  
謂得時則書  
以示之高氏  
閱趙氏鵬飛  
則謂莒以無  
備楚入鄆鄆  
逼于魯故懼  
而為之備蒙  
暴謂設險有  
國之所不廢  
況不奪民時  
可以無識愚  
謂春秋常事

不書無有書之以示法者且以為懼楚而為備則當倚邊鄙不然亦當修外城無有遽城中城之理此必宮闈之故無疑讀望溪先生之論所云穢迹彰聞恐季孟圖已而陰為之備斯言實獲我心矣

襄十九年冬定六年冬城定十四年城定十五年冬哀三年夏季

城西郭

中城

莒父及霄

城漆

孫斯叔孫州

左傳懼齊也高氏閔曰公王氏僕曰魯之所有中城備齊難城其而已成九年國之郭則凡城之矣此復屬皆不敢保城者外有齊足見魯之弱鄭之怨故懼而齊之強矣而城焉汪氏克寬曰郭乃外城此是時公室無云西郭實國民公豈能役都外城之西衆備城以備郭而所謂中外患蓋陽虎

杜氏預曰公助范氏叛晉故懼而城二邑

張氏洽曰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事魯謹矣哀公即位不務睦鄰而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來伐齊人問罪而取讎關利未至而

仇帥師城啟陽

杜氏預曰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許氏翰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

城為魯國都  
之內城可知  
矣

欲去三家故  
托于懼齊鄭  
而城中城將  
扶公以自固

#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

方氏苞曰僑

曰齊猶未也

如欲去季孟

不可以不懼

則城中城陽

乃城武城

虎欲去三桓

通典費縣有

亦城中城皆

古武城今故

欲得公以濟

城在費縣西

其亂謀也

南九十里

案後八年陽

高氏閔曰襄

虎戰敗說甲

公四書城邑

如公宮取寶

玉大弓以出

害隨之矣

非木務也

則知平日中  
城之內具所  
專據也樂王  
鮒謂范宣子  
奉君以走國  
宮必無害亦  
此意

哀四年夏城

哀五年春城

哀六年春城

西郭

毗

邾瑕

杜氏預曰備  
晉也

杜氏預曰備  
晉也

許氏翰曰定  
哀十六年間

師氏協曰魯  
不能親仁善

凡八城邑魯  
既不得事晉

隣鎮撫民庶不能自強惟  
而屢奪民力務高城深池  
以興土功往以捍外患春  
年城莒父及秋備書以著  
霄又城啟陽魯無德政勞  
又城毗六年民薦數如此  
又城邾瑕一後雖城邑不  
叛于晉而自復志矣  
備不暇如此  
亦未矣

築八條附新作三

莊元年秋築

莊二十八年

莊二十九年

莊三十一年僖二十年春

王姬之館于

冬築鄆

春新延廡

春築臺于郎新作南門

外

杜氏預曰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城外

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孫氏覺曰公羊謂之造邑陸氏從而廣之曰言城者城舊城也言築者築新邑也蓋臺園無新舊皆曰築然則築郛者新城郛而為邑也不曰新

公羊新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凶年不脩劉氏敞曰春秋二百四十

杜氏預曰書築臺刺奢且非土功之時有古常也穀梁作為也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如其度也南門者法門王氏葆曰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猶仍舊故僖公因其

明其無舊也在可革而不一年三築臺敵而斥大乏  
不曰城無所革故曰新南則冬不雨莊汪氏克寬曰  
因也先書築門之得自僖公歲勤民而僖公之經並  
郛而下書大公始罪在不歲有災如此無築城土功  
無麥禾則公可為而為故猶不知懼耶之事則庶幾  
之不重民力曰新作能愛民者而猶有南門之  
可知矣役且不免于過制而僭上新作以譏之

成十八年八

昭九年冬築

定二年冬十定十三年夏

月築鹿園

郎園

月新作雉門

築蛇淵園

故春秋特書

公羊何以書  
譏何譏  
爾有魯君  
擁虛器  
圓矣又為也  
而猶與築圓  
高氏閑曰前  
之役其為季  
此未有書築  
氏毆民乎  
圓者是後昭  
九年築郎圓  
定十三年築  
蛇淵圓人君  
之示子孫可  
不謹哉  
李氏廉曰成  
公自朝晉而  
歸士句來聘  
杞邾交朝蓋  
晉悼之初欲

家氏鉉翁曰  
魯君擁虛器  
而猶與築圓  
之役其為季  
氏毆民乎

### 及兩觀

高氏閑曰魯  
僭天子之禮  
天示變以警  
之遇災而不  
知以為戒乃  
更作而新之  
反加其度焉  
是魯之僭終  
無已也特書  
新作罪在定  
公也

水經注蛇水  
又西逕鑄城  
西左傳所謂  
蛇淵圓也京  
相璠曰濟北  
有蛇丘城城  
下有水魯圓  
也今蛇邱故  
城在濟南府  
肥城縣南  
汪氏克寬曰  
昭九年郎圓  
之築雖當農  
隙之時且書  
于策以示戒  
况盛夏耘耔

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威公遜自以為安肆意于苑囿之樂所謂及是時殷樂怠教者也

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絕而罪著矣

附外城六

李氏廉曰齊伯之編外城三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惟城成周無譏愚謂城虎牢乃晉悼扼鄭之吭以制楚之南向其功尤大豈得以偪鄭為譏乎

僖元年齊師僖二年春王僖十四年春襄二年冬會襄二十九年

宋師曹師城正月城楚邱諸侯城緣陵于戚遂城虎仲孫羯會諸

邢孔氏穎達曰公羊城杞也杜氏預曰不牢侯之大夫城

左傳諸侯城之言城邢邱言城杞杞未陸氏淳曰不杞

之救患也已遷也言城遷也書取許其城

張氏洽曰邢楚邱不言城孫氏覺曰春也城虎亦可左傳晉平公

雖已遷無力衛衛未遷也秋城杞城邢以安列國息杞出也故治

自城諸侯若卓氏爾康曰斥言其國緣征伐故聖人杞

不城之終未第言城楚邱陵楚邱但書許之而不繫李氏廉曰僖

能以自定桓者蓋齊桓分其地蓋遷國于鄭公為成風伐

公因其既遷版築之役于者書國未遷沈氏棐曰不邪而春秋不

命三師為之諸侯諸侯各者書地春秋言伐取且不與以救患之

板築使足以自受功魯第之法然也繫之鄭皆所義平公為悼

春秋大事表

守合于救患  
非災之禮故  
再散三師

從本國往衛  
非與諸侯同  
行不得書諸  
侯也  
業楚丘不書  
衛先儒遂疑  
楚丘為內城  
黃氏仲炎至  
引卜楚丘之  
父為証指為  
魯邑此妄說  
也考詩定之  
方中作于楚  
宮為僖公元  
年建亥之月  
于夏為十月

汪氏克寬曰  
城杞之功器  
用不具城池  
未固不若城  
邢之義故不  
再散諸侯然  
杞未滅特不  
待其自遷而  
城緣陵以遷  
之未如封衛  
之專故諸侯  
以凡舉而不  
削益城緣陵  
之義不若城  
邢而功亦劣  
于楚邱也

以與晉也  
趙氏鵬飛曰  
圍宋彭城為  
宋治叛臣闕  
其利不及天  
下故繫之宋  
遂城虎牢天  
下均蒙其安  
非鄭所得專  
也故不繫之  
鄭

夫人城杞而  
春秋不予以  
保小之仁則  
于公私之降  
審矣

衛人以夏之  
十月定星之  
中為營楚丘  
之始而魯以  
十一月往助  
之城故春秋  
于二年正月  
書城楚丘按  
其事其時適  
與之合其曰  
楚宮楚室言  
楚則楚丘可  
知且齊桓存  
衛之功赫然  
耳目春秋安  
得一無所書

耶

昭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

會諸侯之大

夫城成周

左傳王使富

辛與石張如

晉請城成周

冬十一月晉

魏舒韓不信

如京師合諸

侯之大夫于  
狄泉尋盟且  
令城成周  
吳氏滋曰王  
城自平王東  
遷以來天子  
世世居之故  
其城完固成  
周乃周公遷  
殷頑民之地  
其城圯惡時  
子朝雖棄王  
城奔楚而餘  
黨尚多王不  
敢居王城而  
留居成周諸

侯以兵戍之  
自城之後始  
徵諸侯之戍  
黃氏正憲曰  
成周非為城  
圯以其狹小  
不足以容衆  
故擴而大之  
如狄泉本在  
城外今則逃  
入城內矣若  
為圯而城不  
過完舊何待  
勞諸侯之大  
夫哉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八